

海边人家

现在,那种老式的棕棚床不多了,年轻人很少再去睡,连出租房里也很少放了,可能比不上名目繁多的席梦思舒服。但在乡下,有些老年人还是喜欢这样的床,利于老化的脊柱,睡着安适。

记忆里,那时乡下生活简朴,有些床只是两条长凳或叠起的砖块上架着几块木板。拥有一张弹性适中的棕棚床,是儿时对床上舒适生活的梦想。但是,打新床挺贵的,对于一般家庭来说,要下很大的决心。

那时,串村走巷的行当里,“棕棚师傅”也在其中。师傅或骑着老式的破旧自行车或是靠两条腿,随身带着一个工具包,里面的家伙无非是木头、竹插、木锤、锺刀、钩针以及一些棕绳等,我们小孩儿是不会细究的,他们一路吆喝着:打棕棚、修棕棚。修床自然方便些,可能不消多少工夫,但真正要打一张质量上乘的新床,那是细致活,可能需要好几天,商议好用材方式和收费后,师傅会在主人家呆上几天,直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那时,哪家决定新打

棕棚床时,小孩儿更是兴奋,不但以后有新床可睡,那几日也有比平常更好的饭菜了。

屋中央架起一张床框,师傅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打棕棚,小孩儿无所事事,便盯着师傅手中的棕绳及各种工具在那床框上穿针走线,不时锤锤打打,经纬分明纵横有序的图案慢慢呈现,仿佛是在编织一件艺术品。床还没最后完工,小孩儿便迫不及待地要爬上去蹦跳几下或翻滚几下,沉浸在不能自拔的兴奋喜悦中。

母亲也许从中打听到了一些什么确切的消息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她干上了这条产业链中的棕绳编织。母亲说,会有人上门收购棕绳的。母亲是个能干在那床框上农妇,有力气,一心想着要改善家庭的状况,什么苦累活都不怕。编织棕绳的大致过程,我还有印象。那时,家里堆了不少的原材料棕叶,母亲在屋后的大水池里浸泡一些,过些日子,捞出来后用木槌敲打透,便用一只纺锤状的手摇机开始工作了,她一手摇着机子,一手熟练地从疏松的棕叶片里抽拉出细细的棕丝,不断地编织进一条粗细适

当的棕绳里,随着纺锤不断膨大,第一道工序便完成了。

为此,曾经做过木匠的父亲颇费心思为母亲做了可拆卸的手摇机,纺锤可以轻松从手摇机上脱落下来,轮换使用,大大方便了母亲的劳作。父亲当时是参考了什么方法还是自己别出心裁,我不得而知,后来,小村里的一些农妇也编织过棕绳,使用的手摇机大多数是父亲制作的那种款式。

最终的成品需要两根棕绳合股,幸好我家的院子足够宽大,一面矮墙上安装一枚弯钩,起头两股棕绳打个结挂在钩上,一手一个纺锤,两手便不停地转动机子,随着不停地放绳,棕绳不断延伸……一条紧实的成品棕绳便加工完成了。它们一捆捆挂在角落里,日复一日,有了小小的规模。那时,母亲一有空闲就在院子里摇机子,有时直到深夜,在昏暗的灯光下或星光下,我们听着那熟悉的“咯吱咯吱”声安然入睡。等到收购的人来,钱货两清之后,母亲的脸上就会带着满意的笑容。

棕棚床透气有弹性,大人们认为更利于孩童身体发育。所以最受惠的还是孩子们。夏夜,吃过晚饭,没有更多的娱乐,扑萤火虫也玩腻了,我们便早早将棕棚搬到院子里,架在两条长凳上,搭成一张床,仰面躺着,听四周虫豸鸣叫,看着星月穿云,天地突然就近了也静了。我们当然感叹不出“风吹云动天不动”的好句,但我们会说“夜色多美好”。

印象里,家里当年新做的棕棚床,用的就是母亲编织的棕绳。好多年了,床架腿换过几套,棕棚床一直完好如初。

母亲20年前出了车祸,后来又因糖尿病失明、残腿萎缩长期卧病,后来只能以床为伍了。其间,也给母亲换过席梦思床以及专门的医护床,但她还是喜欢那张老式的棕棚床。母亲最终也是在棕棚床上过完了她坎坷而辛劳的一生。

这张棕棚床,还能在夏夜里搬到院子里躺睡,如果不坏,我们会一直保存下去,它上面有我们童年的记忆,有母亲亲切熟悉的气息,像岁月里的小河,闪烁着星星点点的旧时光,不燥不灭。



干生万生只在一寸秋波——陈默《闺阁外的两宋史一寻找宋词里的女性美》
□倪浣水

两宋有韵,韵在千娇百媚,这是我知道的。但我没有想到,今天我能有机会直接“面对”这一大片姹紫嫣红。

这是陈默博士给我带来的惊艳。八月剩下最后几天了,岛城秋意渐起,早晚那股凉爽之气,给人的感受越发生动。

陈博士曾经是我的多年同事,还是舟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同道。我们一起参加过几次活动,我知道她多才多艺、动漫、平面设计、民俗设计、国兰文化都有涉及和研究,且成就不凡,尤其在兰花界,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有一次我参加她组织的“兰花文化研讨”,听她发言说“对兰花的审美,主要形成于宋代,兰韵是宋韵的重要组成部分”,我才知道她对宋韵文化,也有独到的理解和研究。

但我没有想到,陈博士在宋词鉴赏方面,竟然也有如此造诣。这本《闺阁外的两宋史一寻找宋词里的女性美》,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

她视野独特,品鉴尤细,可以说是以才女之笔,雅女之趣,如女之见,从万千宋词中,既以整体扫描,又有细处聚焦,全方位地勾勒出词人们所“塑造”的宋代女性的情态美、妆容美、服饰美、才艺美。《闺阁外的两宋史一寻找宋词里的女性美》告诉我们,尽管宋代程朱理学兴起,“男女授受不亲”“男女之大防”等观念开始出现并日趋严重,但是追求人性美和情性美的词人文学家,在女性审美上,毕竟要比“呆板”的理学家开明得多,也包容得多。本书所聚焦、分析的两宋词作,把女性视为情、景、美齐全 的审美对象,虽然或许里面也有个别“视女性为花朵和甜品”的“小作”,但更多的是赞美、欣赏和倾倒,这种文明立场,这种文化视角,是具有现代意识的,是值得高度肯定的。

且看苏东坡点绛“朱唇”,辛弃疾沉醉于“香腮”,张孝祥迷于“远山眉黛”……更有樱口细腰纤纤手,蹴罢秋千云鬓乱,真是“千生万语”都为“一寸秋波”倾倒,就连李清照这样的女性自己,也对女孩的“绣面芙蓉一笑”赞赏不已。

因为这些美是可以穿越时空的真正“女性美”,谁不赞赏呢?古今同理。

宋代奠定了中国传统的 女性美学。宋之前,无论是“楚王好细腰”,还是“唐皇喜丰腴”,对女性的审美,都因人而异而异。但宋人“以文学塑人”,“以诗词赋美”,将女性升华为一种美学意象,一种文化高端。从此以后,宋词所形塑的那种形体苗条、妆饰雅致、言笑慧黠、才艺精湛、风情自生的美+才+性情的立体化女性审美形象,也就是后来明代才子李渔所赞赏不已的“有态”女性,便成了千百年来自各阶层人士同赞共赏的 人间“精灵”。

记得有人曾经说过,若要知道什么是“大家闺秀”,请看《红楼梦》。我说若要“问世间女为何物”,不妨阅读这本《闺阁外的两宋史一寻找宋词里的女性美》。如果说两宋词人们以优美的“诗词之语”,为我们勾勒出传神的宋女美姿美态美情的话,那么陈博士以轻盈生动又不乏谐趣的文案,为我们“再现”了这种美态。而文中那些“避暑神器”“女歌手”“东方钢琴”等现代语言和“闹蛾儿”等民间俗语的有机融入,使得这种“再现”不是简单的白话翻译和意思解释,而是成了一种富有创造性意义的“文本再生”,同时也真正成了一本饶有趣味的“两宋史”。

当然,宋代词人和宋代女孩,生活在两宋这个特殊时期,他们和她们,也许会遭受“暖风西溯”之讽,也许会受到“不识时梁”之斥。是的,点唇画眉,凤钗环佩等等,都是属于太平景象,盛世图景。可惜这样的时光,在边患重重的宋代,毕竟享时不多。否则词人们必定会有更多的佳构传世。但以词作镜,他们已经为宋代女孩照出无限风情。今天我们拜读这些杰作,也仍然能激发起我们的无穷感怀。

这是文学的价值,也是本书的价值。

岱西海蜇:舌尖上的美味

□谷均

控风浪,使渔民们每次出海都能满载而归。海蜇仙子善良仁慈,她同情那些辛苦劳作的渔民,总是在他们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。

有一天,一位年轻的渔民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,他的船只被巨浪打翻,渔民在水中挣扎,生命危在旦夕。这时,海蜇仙子出现了,她用自己的力量平息了风浪,将渔民救上了岸。渔民感激不已,便将这件事告诉了渔村里的其他人。

消息传开后,渔民们对海蜇仙子充满了敬仰。他们开始在每年海蜇丰收的季节举行祭祀活动,感谢海蜇仙子对渔民的庇佑。海蜇仙子也被渔民们的真诚所感动,决定将自己的化身——海蜇,赐予渔民们作为食物,以慰藉他们的辛劳。

在岱西两头洞,有一位渔民告诉我,海蜇的制作过程繁复而讲究,每一个步骤都是对传统手艺的传承。他们通常会选择在夏末秋初捕捞海蜇,那时的海蜇正肥美,肉质细腻。捕捞上来后,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,去除杂质与黏液,再经过长时间的漂洗,让海蜇变得更为纯净透明。

在处理海蜇的过程中,其分类精细,分为水海蜇、头矾、二矾、直至三矾,其中三矾皮子尤为受欢迎。那如玉般洁白的皮子,是岱西双合的经济支柱之一。这样的海蜇,盛放在盘

中,似乎承载着岱山岁月的记忆,每一口都仿佛能咀嚼出时间的味道。

海蜇美食的魅力,在于它背后的故事和情感。就如同两头洞海蜇,它并不只是简单的食物,它是岱山人民与海共舞的历史见证,是他们对家园的热爱与自豪,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展现。

每当我品尝到这种海蜇时,总能感受到一种质朴与真挚——那是岱山人对海洋的敬仰,也是他们对生活本真滋味的追求。在这个强调速度与效率的时代,能有这样一道菜肴,提醒我们慢下来,用心体会食物背后的每一份情意,实属难得。

两头洞海蜇不仅是岱山岛上的一道风景,更是每一个品尝过它的人心中的情感纽带。它以其独有的语言,证明了距离不是阻隔美味的界限,而心灵才是感知美好的桥梁。

当我再次用筷子夹起那一片片晶莹的两头洞海蜇时,仿如也夹起了一段段珍贵的记忆。岱西海蜇,它不只是味蕾上的享受,而是一段流动的诗,一曲潮起潮落的歌,让人在咀嚼之间,感受到了生活的细腻与深邃。

于是,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,岱西两头洞海蜇以其独有的语言,讲述着岱山的故事,讲述着海的故事,也讲述着关于人与自然、回忆与现实之间那份微妙而深刻的联结。

记忆中的上海十六铺码头

□张敬彩
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我开始改行经营南北货调味品批发零售生意,供应饭店食堂酒家和商店,海鲜水产类多数是从老家舟山进货,舟山海鲜不光是在上海闻名遐迩,家喻户晓,在全国也赫赫有名。虽然做生意也不轻松,每天忙忙碌碌,但回舟山的时间多了,上下十六铺码头的机会更多了,每个月至少两次,有时三四次。往返舟山上海 的客轮都是晚上开船,早晨四五时靠码头的,到上海后要抢时间叫货车将货送到商场,进仓库。那时不像现在有物流快递,基本上都是船车托运,较近的一般都随人押货。码头上有很多的“黄牛”经营货运,如果你找不到好的装卸工,会花很多的冤枉钱,所以必须要想办法接近这些“黄牛”甚至和他们交上“朋友”,开始由于不懂这方面的“规矩”“套路”,总是叫陌生人来拉船上的货,结果往往会被坐地起价,记得有一次从码头拉到宛平南路说好是30元钱,结果拉到了要我100元,否则将货拉回,没办法只得付冤枉钱。晚上,我一气之下给《新民晚报》投了一篇投诉稿,没想到第二天就发表了,有关部门还专门派执法人员去巡查此行为。后来这些黄牛知道我是舟山的也不敢瞎开价了,即便有不知道我的人过来和我谈价,知道的会提醒他别斩“小宁波”(上海人称宁波舟山一带年轻人)当心投诉。从此十六铺码头便在我心中占有一特定的地位,从外白渡桥,到陈毅广场,再到金陵东路口,这一带经常都留下我急促的脚步声和忙碌的身影,像一个轻车熟路的老上海。

其二

从那以后便更加关注这人山人海的十六铺码头,和黄浦江上川流不息的客轮,还有这热闹非凡的候船大厅,以及南腔北调的四海游客。喇叭里传出的船期消息,候船室外传来的叫卖声,往来匆匆有急需买票退票者,有八面玲珑的票贩子,有手拿扁担的挑挖(帮人提东西引路者),有套着红袖章的纠察,还有维护治安的民警等等,五花八门,使人眼花缭乱,有时让你摸不着头脑。

每当我登上金陵东路天桥时,便会望着黄浦江两岸大小林立的码头,和扬臂挥舞的龙门吊和大力臂,以及五颜六色,大小各异,创意奇特,精心设计的彩色大屏幕广告墙;望着启程或靠泊的豪华客轮,如长江轮、明珠号、长征号、东方轮、南湖轮、蓬来轮、苏×号、浙×号等。有开往重庆、武汉、温州、宁波的;有开往安庆、南通、崇明、启东的等等,当然也有开往我们定海、普陀山、岱山、嵊泗的,长三角地区几乎全有。

夜幕降落,外滩及黄浦江两边高楼大厦灯光璀璨绚丽多姿,给十六铺码头增添了另一番景色,在这都市繁华的霓虹灯下,人头攒动,纷扰嘈杂。让人记忆犹新的要数每年春运时刻,那时候没有什么网上售票,约票的,必须到窗口预售。这时的金陵东路1号售票处和十六铺售票处,排长龙的售票族,人来人往数不胜数称得上摩肩接踵,彻夜等候,有坐着打盹的,有睁眼躺着的,有夫妻轮班的,合伙调休的,也有文明静坐,看书阅报的,千姿百态,无奇不有,有排十几小时买一张票的,也有无奈在票贩子地方高价买的,运气好时会碰到临时改航退票的,不过你得眼明手快,否则瞬间就会有一群人一哄而上将你围困……这说不尽的记忆,像昙花一样随时会在眼前展开,十六铺一个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地方成了我胜利乡愁的留恋。

舟山味道

时光在水的流淌中织成细腻的网,悄无声息地将海洋的秘密紧紧包裹。我踏入这被海浪亲吻过的岸滩,心里那从未触碰的角落,被一碟两头洞海蜇温柔填满。

对于岱西,海蜇不仅仅是一道菜,更是岱西双合一抹靓丽 的风情,映射出渔民对大自然无尽的敬畏与感激。据说,今年长江与钱塘江的淡水流量异常充沛,东海海域海蜇的产量随之高涨,市场售价特别便宜。听到这喜讯,我心中的激动如同找到了开启记忆宝箱的钥匙。

岱山岛,隐匿在东海之滨,仿佛一颗凝聚着岁月精华的珍珠,闪耀着海洋文化的光芒。而海蜇,这一神奇的生灵,在人们的眼中,已不仅仅是海洋的产物,更是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象征。

八月的一个午后,阳光透过树梢的缝隙,斑驳洒在老旧木桌上,微风轻拂,带来几许清凉。桌上摆着一碟晶莹剔透的岱西海蜇,它们静躺在那里,等待着我们的品尝。

海蜇柔嫩而富有弹性,每一片都像是大海的精灵,带着些许咸味与清新。入口时,它们首先带来的是滑润,紧接着便是独特的海洋鲜香在口中蔓延。海蜇不仅味道独特,更携带着岱山海域的灵气与故事。

相传,岱山两头洞附近的海域,住着一位美丽的海蜇仙子。她拥有海洋的力量,能够掌

履之留痕

事物总是不断地随时间而变化,甚至流失,最终成为历史。流不去的却成了铭记和永恒,成了不能忘怀的留恋。也许是人生的一次接触或相遇,也许是一次经历,也许是一次短暂的拥有或遗憾,也许是终生的收获,总会使人有百般的回忆和挂念,寂静的幕后带来一幅长长的画卷,仿佛久远的时间就在今天。翻开记忆中的日历和账簿,收藏着不少珍贵的档案。

由于生长在海岛的缘故,离岛,返岛,船便成了不可缺少的唯一交通工具,乘船从古到今也是水上两岸往来的必有之路。船只登陆需要码头,码头才是旅客的彼岸。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弹指一挥三四十年过去了,脑子里有一个沉淀物不管怎样被过滤和冲洗,仿佛一个良性肿瘤般占据着一角,时刻触动 着神经,经常触景生情,耿耿于怀。它就是上海十六铺码头,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客运码头、上海的水上门户,承载着上海外滩的百年历史,留下了很多人文记忆,成为长三角的游客集散中心。

其一

正逢改革开放轰轰烈烈,勃勃生机之时,我幸运地乘上了改革开放号巨轮,兴高采烈地从悬水海岛的舟山农村来到向往已久的大都市上海,踏上了十六铺码头,成为千千万万在上海大浪淘沙中的一粒,在这个只闻其名不知其貌的大上海淘金取宝。起初我在上海做木匠,搞建筑,那时候,虽然有成千上万的乡下人走南串北、进城创业,找门路,但毕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,我们这些乡下人到上海好比小鸭游出大缸外,加上工程的紧迫和迫于赚钱的需要,休息的时间几乎很少,偶尔有休息也不敢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大都市逛街、游览,去外滩,观风景,上海人叫白相。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,对于十六铺码头的印象不是很深。